

● 清朝奇案丛书

● 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主编 张研 ● 副主编 张浩 ● 董建中 著

连环套

封疆大吏互参案

千丝万缕……
法理之间……
一波三折……
出乎意外……

09

5

皇上舍督保抚
钦差却舍抚保督
到底是皇上听钦差
还是钦差听皇上
真是奇事
两江总督因贪去官
江南百姓却要罢市相留
到底是贪官爱百姓
还是百姓爱贪官
真是怪事

前 言

“清朝奇案丛书”，顾名思义，说的就是发生在清朝的奇案、要案、大案。

这里既有数十上百贪官授首的贪污巨案，又有阴谋迭现、圈套连环、丑恶至极的舞弊案；既有权势倾轧、禁锢精神的政治案、科场案、文字狱案，又有曲折离奇、血泪斑斑的人命案。

这些奇案、要案、大案，反映了清朝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无一不令人触目惊心，无一不令人感慨万分。

从“清朝奇案”中，人们可了解到中国清代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法律制度，了解到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、法制观念和社会问题，从而更加自觉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

设中去。

“清朝奇案丛书”共十余册，每册十来万字，是一套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。“清朝奇案丛书”又是一部高品位的、得到学术界基本认可的历史普及读物。

“清朝奇案丛书”遴选了一批专攻清史的中青年学者，以叩人心弦的史实传闻、严谨的论理分析、文采斐然的晓畅行文，导引读者思索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，陶冶情操，启迪睿智，丰富人生。

我们期盼着您满意的微笑。

目 录

本是一桩科场案 (1)

“贡院”变“卖完”/“博学鸿儒”忆当年/一派钦差/
暮夜投金/终南捷径/督抚公堂反目

龙争虎斗督抚参 (35)

总督揽银 50 万/巡抚罪犯七款/扳不倒的噶礼/江
南第一清官/钦差两下江南

识得庐山真面目 (99)

奇案之奇一：巡抚参劾总督/奇案之奇二：万岁爷
保抚舍督/《南山集》案和“会饮案”的背后

曲终人散起微澜 (142)

康熙帝的乳母/噶礼丧命/处处皆海贼/泄私忿巡
抚丢官

本是一桩科场案

康熙五十年(1711年),辛卯年。九月初九日,重阳节。

天高云淡。人们在忙碌,或相约登高、或赶集趁墟、或酌酒赏菊……

江南江宁,两江总督衙署前。

人越拥越多,人头攒动。黄榜正在张贴,一双双眼睛在搜寻,空气仿佛凝固。

此日正值辛卯科江南乡试放榜。

面对黄榜,秀才们有的黯然神伤,惆怅而去;有的垂泪暗问苍天,何其不公也;有的惊喜不止,即遣人回家报信;有的眼中迸出幸福的泪花……真一幅世间炎凉图画!

凝固的空气陡然间增添了几许躁动不

安。

“榜上怎多为扬州盐商子弟？”

“听说考官受贿、舞弊。”

.....

士子们相互耳语，耳语间埋藏着愤怒。在全副武装的兵丁面前，在总督衙门面前，他们不敢造次，只好压抑着不满，渐渐散去了。

山雨欲来风满楼。考官受贿舞弊之说不脛而走，一时间，江南各地怨声四起，矛头直指此次乡试的正副主考官。

扬州。

这座江南最繁华的都市已被喧哗所覆没。未中举的秀才们群情激愤：

“主考官乃当今皇上亲点，应公正取士，孰料受贿营私，国法天理难容！”

“朝廷开科取士，皇上洪恩广额，原为振拔孤寒，今中者多为盐商子弟，显有情弊！”

“我等前程尽为考官所葬送，此恨难平！”

“主考官左必蕃在我扬州建有祠堂，实乃我扬州之耻辱！”

.....

愤怒难消，众人拥至左必蕃祠堂，将之尽行拆毁。

这时，有人传言：左必蕃实安分守己，受贿舞弊事乃副考官赵晋所为。闻此，扬州哄闹左必蕃之风才暂为停息。

苏州。

九月二十四日，一千余人聚集在玄妙观。众人推举虞生丁尔戡为首，抬着五路财神泥像浩浩荡荡进入府学，将财神像锁

在夫子庙的明伦堂上。诸生振振有词：

“东南财赋地，江左人文薮。我苏州贡献最多，应试者如云，取中者绝少，何其不平也！”

“今岁乡试苏州上千考生，仅取中一十三名，又闻中举者竟有五人乃行贿而登榜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”

.....

众人高呼：不服所发榜文！并竞相写诗词对联甚至歌谣，到处张贴，讥讽嘲骂科场情弊。其中一副对联立即传遍大街小巷，妇孺皆知：

“左丘明双目无珠，赵子龙一身是胆。”

左丘明，春秋鲁国一盲人，这里用来借指主考官左必蕃对科考的舞弊行为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赵子龙，即三国时期的赵云，长阪坡前为救幼主阿斗，在曹营中杀了个七进七出，浑身是胆，这里影射副考官赵晋胆大妄为，公然受贿卖举。

贡院墙上布满揭帖，其中有一首七律诗：

“能行五者是门生，贿赂功名在此行。

但愿官囊夸博厚，不须贡院诵圣明。

登山有竹书贪迹，观海无波洗恶名。

一榜难为言皂白，圣门学者尽遭坑。”

能行五者，是当年乡试的一道考题。这首诗讽刺了考官营私，不顾朝廷，落得发榜不分黑白，士子遭殃。

有的考生实难平心中激愤，干脆用纸将考场匾额上的“贡院”二字糊上，改写成“卖完”。“贡院”变成“卖完”，落第士子顿时群情振奋：改得好！

一次不公正的放榜，怎会惹出如此轩然大波？这只有士子们知道它的意义、它的分量。或许就因为这一次的不公正，就永远地断送了自己的前程，恒恒兀年也罢，皓首穷经也罢，一切都没有了意义。

常言道人生有四件极乐之事：

“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”

读书人都明白，前三件事，只要你耐心等待，总有那么一天。而后一件纵然奋斗一生，也可能失之交臂。

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。”这是读书人的梦想。

“一举首登龙虎榜，十年身到凤凰池。”这是读书人的愿望。

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。”这是读书人的信念。这种信念的背后是十年寒窗，是孤灯长夜相伴，是诗云子曰相随的日日夜夜。

每逢子、午、卯、酉年开乡试，是为大比之年，三年一次可谓生死轮回，而一次次入闱科考，则不亚于魂入炼狱。

康熙时的蒲松龄以己之亲身经历，传神地描述了一切，读之令人徘徊不已：

“秀才入闱，有七似焉：初入时，白足提篮，似丐。唱名时，官呵隶骂，似囚。其归号舍也，孔孔伸头，房房露脚，似秋末之冷蜂。其出场也，神情恍恍，天地异色，似出笼之病鸟。迨望报也，草木皆惊，梦想亦幻：时作一得志想，则顷刻而楼阁俱成；作一失志想，则瞬息而骸骨已朽。此际行坐难安，则似被縶之獐。忽然而飞骑传入，报条无我，此时神色猝变，嗒然若死，则似饵毒之蝇，弄之亦不觉也。初失志，心灰意败，大骂司衡无

目，笔墨无灵，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；炬之不已，而碎踏之；踏之不已，而投之浊流。从此披发入山，面向石壁，再有以‘且夫’、‘尝谓’之文进我者，定当操戈逐之。无何，日渐远，气渐平，技又渐痒，遂似破卵之鸠，只得衔木营巢，从新另抱矣。”

真可谓“如此情况，当局者痛哭欲死。”落第意味着人死了一次，无怪乎落第士子大骂考官，大闹贡院不止。

科场不公，士情洶洶。地方官知晓事非一般，干系重大，纷纷报以上闻。

两江总督噶礼具折：“窃照今年江南乡试时，巡抚叶九思、正考官左必蕃、副考官赵晋同进科场后，奴才闻人议论：正考官左必蕃品行端正，出京城直至江宁，途次并未见人，惟副考官赵晋，沿途有欲见之人即见之，等语。初奴才不信。后又闻得，在科场内以阅卷故，赵晋不时与左必蕃争斗，其声在外皆闻之。发榜后，于入考人中有巨富，文章不能，反而入考，是以人心不服，议论纷纷。奴才密出亲访，确实人言：上榜之洪利进等二十五人，家俱大富，文章不通，副考官与内帘官作弊，等语。”

左必蕃，字界园，广东顺德人，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举人，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。这次江南乡试出事之后，左必蕃匆匆递上题本，疏言：

“臣膺简命，典试江南，兢兢以搜拔人才为务。撤闈后，闻舆论喧传，有句容县知县王曰俞所荐之吴泌，山阳县知县方名所荐之程光奎，皆不通文理之人，臣不胜骇愕，或系传递代做文字，或与房官打通关节，亦未可定。祈将新中

举人吴泌、程光奎或至京复试，或发督臣严讯，以正国法而肃科场。至臣不能查出，罪亦难辞。”

江苏巡抚张伯行也上题本，疏言苏州士子闹事情形，谓科场不公。

奏报纷至沓来，身在京师的康熙帝有些坐卧不宁，看到苏州织造李煦抄呈的苏州士子张贴的诗词对联，康熙帝压抑不住心中的不快，在李煦的折子上写道：“纷纷议论，京中早已闻知，可羞之极矣！”

康熙帝将左必蕃、张伯行题本发与众臣商议，谕令掌管科考事务的礼部官员草拟处理办法。

十一月初一日，礼部官员上奏：

“应行文该督抚，将举人吴泌等速行解京，到日请旨复试，如果文义不通，即将情弊严审，究出定拟。”

康熙帝不允此议案，认为江南科场风波，事出定有原委，非所寻常，亦非寻常复试举子所能轻易解决。礼部官员随请旨康熙帝钦定御夺。

康熙帝贵为九五之尊，日理万机，本应处理祀、戎等有关国体之大事，江南一隅之科场案为何引得他如此关注？其中曲直，身为天子的康熙帝最明了于心。

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十二月，朝秦暮楚的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扯旗造反。不久，广西将军孙延龄、靖南王耿精忠等在广西、福建策应；平南王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据广州叛乱。南方诸将风起景从，长江以南半壁江山几丧。

由于康熙帝的潜心运筹，战争形势日有转机。至康熙十五年（1677年）五月，随着清军在陕西、福建、广东、江西等战场

捷报频传，整个战争走向已明朗化，歼灭吴三桂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。

在运筹帷幄、调动战局的同时，康熙帝开始考虑笼络民心之良策。吴三桂在讨清檄文中曾声称：“共举大明之文物，悉还中夏之乾坤。”康熙帝明白，依吴三桂之行径，曾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，削发降清，迎清军入室，夺得天下神器，尤其是率军入缅擒获明之永历帝，并亲手执杀于昆明篦子坡，吴三桂实已尽丧民心，从根本上已失去了民众的道义支持。但吴三桂誓师起事，“三军皆哭声震如雷，”战火纷飞，“东西南北，在在鼎沸”，此深深震撼着康熙帝：满汉畛域，鸿沟犹在。

随着吴三桂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，诸多明朝遗老遗少“反清复明”希望破灭，清朝笼络饱学之士的时机已经到来。

康熙帝选择了科举。

康熙十七年(1678年)正月，康熙帝谕诏开博学鸿儒特科：

“自古一代之兴，必有博学鸿儒，振起文运，阐发经史，润色词章，以备顾问著作之选。朕万几时暇，游心文翰，思得博洽之士，用资典学。我朝定鼎以来，崇儒重道，培养人材，四海之广，岂无奇才硕彦，学问渊通，文藻瑰丽，可以追纵前哲者？凡有学行兼优、文词卓越之人，无论已出未仕，著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，在外督抚布按，各举所知，朕将亲试录用。其余内外各官，果有真知灼见，在内开送吏部，在外开报于该督抚，代为题荐，务令虚公延访，期得真才，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。”

明清易代，忠于明室之学者视之为“天下兴亡”、“天崩地解”，他们或行吟泽川，或隐遁山林，或闭门著述，立志不仕清朝。

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，向他们伸出了拉拢之手。

三月初一日，74岁的吴三桂在湖南衡州称帝，国号大周，改元昭武，做最后一搏。八月，吴三桂撒手人寰。

一年以后，即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三月初一日，143名得到举荐的学者被延请至紫禁城。

是日平明，众人齐集太和门，鱼贯而入，诣太和殿前，大行九叩之礼，山呼“万岁”。

康熙帝祭堂子完毕，命被举荐人员赴体仁阁下，列矮桌于丹墀下，使坐地作文。题目两道，乃康熙帝亲命：“璇玑玉衡赋”、“省耕诗·五言排律二十韵”。

已刻（相当于今之10时），翰林院掌院学士宣旨：“汝等俱系荐举人员，有才学，原不必考试。但是考试愈显才学，所以皇上十分敬重，特赐宴，为会试、殿试、馆试状元、庶吉士所无，汝等须知皇上德意。”

言罢，众人起身，赴体仁阁，光禄寺已设饌十二色。先赐茶两通、水果四色，又用“慢首卷子、红绫饼粉汤”二套，白米饭一大盅。后又赐茶，接着复就试。

春光无限，其乐融融。

展阅试卷，康熙帝同样展示了博大胸怀。考试完毕次日，康熙帝出幸霸州，携诸卷与大学士李蔚、杜立德、冯溥和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共同览阅。试卷共判作四等，严绳孙仅作一诗被列入中卷，康熙帝问以何故？众对曰：“以其文词可取也。”严绳孙系明朝尚书严一鹏之孙，此次借口目疾，虽仅赋诗一首，但康熙帝素知其学识，特谕：“史局不可无此人。”

朱彝尊诗中有云：“杏花红似火，菖叶小于钗。”康熙帝疑问：“菖叶安得似钗？”众人答道：“此句不甚佳。”康熙帝随即

说：“斯人固老名士，姑略之。”

对于其他诗词出韵，康熙帝亦不计较。即使是政治寓意反动之作，康熙帝也一笑而过。浙江萧山人毛奇龄试卷中有“天倾于北，岂炼石之可补？”之句，康熙帝见此，仅问：“娲皇补天事信乎？”

冯溥回奏：“《淮南子》有之。”

康熙帝曰：“徒记事邪？则《楚辞》、《列子》早及之，何止《淮南子》？第未知传信何如耳？”

冯溥答：“赋主铺张，古籍宜可用。”

毛奇龄遂被判入上卷。

此次博学鸿儒科共录用 50 人，俱从优以翰林用，分别授以侍读、侍讲、编修、检讨等职。后康熙帝重开明史馆，录取俊彦多入馆修史。修明史满足了这些人追随前朝的夙愿，但同时谁又能否认他们是在为当朝效忠呢？

是博学鸿儒科拉近了康熙帝与前朝知识分子的距离。康熙帝正在汲取先进的汉文化营养，并主动地运用于治国实践之中，博学鸿儒开科召试后，康熙帝头脑更为清醒：科举是何等的国之利器。

那些因未与荐举、才学不济之辈呼博学鸿儒们为“野翰林”。并赋诗讥笑：

自古文章推李杜，（指李霸、杜立德）

而今李杜亦稀奇。

叶公懵懂遭龙吓，（指叶方霭）

冯妇痴呆被虎欺。（指冯溥）

宿构零耕衡玉赋，（试题《璇玑玉衡赋》）

失黏落韻省耕詩。(省耕)二十韻)

若教此輩來修史，

勝國君臣也皺眉。

甚至有人題鍾馗画像：“進士也，鬼也；鬼也，進士也；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”

文人相輕若此，可謂至極！實皆緣于無由登榜之失落心理。詩、句背後隱藏的是一副副渴望期待的嘴臉。

後人盛贊康熙帝所開博學鴻儒科：“抡才之典于斯為盛，其中人才德業，理學政治，文章詞翰，品行事功，無不悉備。洵足表章廊廟，矜式後儒，可以無慚鴻博，不負聖明之鑒拔，成一代偉觀也。”

此次博學鴻儒科是如此地耀眼燦爛，以至於62年後，乾隆皇帝效仿乃祖，二度開科！

國運系于民心，民心系于士心。科場對於民眾士心有一種巨大的引力，自從科舉被推上歷史舞台，歷代帝王沿用不輟，每每多有創制。

薦舉之制早在漢代即已有之，諸如賢良方正、直言敢諫等名目，然當時入仕多以家族地位論。魏晉之際，選舉行“九品中正”之制，造成了“上品無寒門，下品無勢族”之境況，地主階級內部門戶高低有別。南北朝時期，世代把持要津之上層士族日趨墮落腐朽，寒族地主的勢力逐漸發展。

隋朝繼起，一統華夏，為了擴大統治基礎，從下層庶族地主及民眾中選拔人才，開科取士應運而生。

科舉是讀書人的進身之階。對帝王而言，科舉使人才脫穎

而出，为我所为，同时，通过科举玩千百万读书人于掌股之上，使之甘于听命。

唐朝贞观年间，唐太宗李世民隔帘看到众多的应试者，不禁喜上眉梢：“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矣！”可谓一语破的。

“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”历代帝王无不以极大的热情鼓励人们读书应试。宋真宗的《劝学诗》最为有名，其中有言：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车马簇。”书中自有一切。当读书人完全沉浸于书中之时，也是统治者江山牢固之日。

常言道：“太宗皇帝真长策，赚得英雄尽白头。”历代帝王无不在效仿唐太宗，玩味着科举这国之利器。

科举最高等级为殿试，由皇帝亲自主持，这意味着所有读书人都是“天子门生”；在一般设科之外，帝王有时心血来潮，增设特科，如：诏举经学，巡幸召试，经明行修，孝廉方正，经济特科诸目。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即是特科。特科之设目的在于施沐恩宠，嘉惠士林，帝王博得盛名。

明朝洪武年间，朱元璋定例，科考题目出自四书，即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又严定答卷格式，即以八股制文，又曰制艺、时艺、时文、八比文。自是应试人只得以朱熹之《四书集注》为本，代圣人言，鹦鹉学舌而已。

八股取士，不得真才实学，其中秕露，统治者洞察无遗。康熙帝幼冲践位，鳌拜、索尼、遏必隆、苏克萨哈四大臣辅政，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诏曰：“八股文章，实于政事无涉，自今之后，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，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中出题考试。”

然废八股，考试策、论、表、判，只行于甲辰（康熙三年，1664年）、丁未两科（康熙六年，1667年）。因为在康熙四年（1665年）时，礼部侍郎黄机上疏，要求恢复旧制：

“制科取士，稽诸往例，皆系三场。先用经书，使士子阐发圣贤之微旨，以观其心术；次用策论，使士子通达古今之事变，以察其才猷。今甲辰科止用策论，减去一场，似太简易，恐将来士子剿袭浮词，反开捷径；且不用经书为文，则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，恐非朝廷设科取士之深意。”

黄机言词凿确，时务论策，士子可记忆背诵，易走捷径，更为甚者，圣学不讲，取士何为？八股旋废旋起，八股还未完成其使命，还有其存在的价值——笼络士心，巩固统治。

康熙帝懂得科举的妙处：它是士心的引导向标。鼯鼯之年入闈应试，祖孙同场制艺等等佳话不是最好的证明吗？乃父顺治帝一次召见新科进士，有名杨廷镜者，年逾花甲，此人竟将过长的胡须剪短，成为朝野盛传的一大笑事。

科场风波恶，千军万马争走独木桥，正道不通，便问路斜门。夹带作弊者有之，暗通关节者有之，考官则利用职掌，“乱点鸳鸯”，不一而足。

士子登榜急切，暗渡陈仓，愈显科考之威力。康熙某年，徐乾学掌礼部，荐举杨某出任顺天乡试主考，徐阴指名单数十人，杨某悉以开列于榜上，舆论哗然，康熙帝欲亲审，徐乾学使近臣面稟康熙帝：

“国初以高官厚禄，羁縻汉儿，犹拒而不受；今一举人之微，乃至输金钱、通关节以求之，可见汉儿辈皆已归心朝廷，天下从此清天下矣！”

康熙帝闻之，锁眉舒展，竟寝其事而不究。